



YONG HENG DE SHAN

永恒的山

金志国小说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

永恒的山

——金志国小说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

永恒的山

金志国

*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125 插页:3 字数:157千

1992年3月第一版

1992年3月西藏第1次印刷

印数:01—2330

ISBN7—223—00435—5/I·74

定价:2.30元

(藏)新登字01号



作者简历

1957 年 12 月生于陕南

1969 年初进藏

1977 年参加工作

1980 年始发表作品

目前就职于西藏文化厅

人在旅途

——金志国印象

(代序)

陈可雄

大约在十年前,有三个毛头小伙子从拉萨出发,打算途中买一头毛驴,徒步沿雅鲁藏布江走到它的尽头。我不知道后来他们走了多久、走出有多远,也不知道他们风餐露宿、遇见过什么艰难险阻,只知道最后走到钱尽粮绝,他们才跑了回来,但那一江澄水的清澈旖旎肯定已停留在他们的心里。其中两位,一个是现已蜚声文坛的扎西达娃,另一个便是这本小说集的作者金志国。

那时候,我与他们还素不相识。过了若干年后,国内漂流大江大河之风骤然盛起,我曾缘着地图,也想过是否去漂一漂雅鲁藏布江。我的朋友写信过去,素未谋面的他们两位慨然允诺:只要我去,他们一定买一头毛驴同行。但这个夙愿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我迟迟无缘进藏,而他们俩一个做了自治区作协副主席、一个做了文化厅的副处长,彼此都很忙,无暇于

它了。

我直到今年初春四月，才有机会飞抵到这个世界屋脊上。环抱拉萨城的八瑞相山积雪皑皑、还未融化，只觉得阳光耀眼。我是随中国记协一个采访团去的，拉萨文坛也自然是我的关注点。据那里的权威评论家说，西藏新小说在经历了类似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般的一番小爆炸后，此时正陷入低谷。我看见“藏军”骁将们如同一场战役下来，须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战利品，一个个都在忙着出自己的书，总冠名以“西藏当代作家丛书”。书印出来了，也果然漂亮，装帧精美，但其中没有金志国的。有一天，华裔美籍作家於梨华携有点跛脚的新任美国大使来访（为接待她的这次来访，我好几次碰见扎西达娃跑得脸色惶惶的），要求一晤已名传海外的文坛“藏军”，大家聚到了西藏颇为出色的记者兼作家子文的家里。各路人马都来了，济济一堂，来人中甚至有已脱却“藏军”战袍、杀回内地的马原。正式开谈时，有人突然发问道：“金志国呢？怎么没有金志国？”

我只是到后来，阅读了《梦，遗落在草原上》，才理解了这句问话的关切意味。金志国写于1982年的这篇小说，被此地评论家们公认为“西藏当代文学的转折点”。其实它讲述的故事挺简单的：男主人公在草原上与一放牧的纯真善良的牧羊女邂逅、并产生了缱绻之意，最后由于他射杀了一只白天鹅，使牧羊女愤然离去。但细细读来，通篇渗透了一种当代意识，它已超越了以往小说描述的不同民族文化差异

的冲突表象，倒象深刻揭示了人类的一种处境：竭尽全力地追求美好、却由于自身的邪恶将其毁灭之。“一切有生命的都离我远去了，我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死寂的原野上……”小说的结尾也由此读来分外令人感伤而无奈。它“揭开了西藏新小说的第一页”，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当时，金志国才 25 岁。

记协采访团的人陆续走了，我从《西藏日报》招待所搬到金志国的住处，开始了两个男人相伴的生活。那是在文化厅大院的深处、两层楼的寓所，与内地大城市相比，有足够的宽敞和静谧。但除了把门的有一条外号“探长”、又高大又凶猛的黑色狼狗外，楼上楼下跑着，总觉得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我在那里读写着在藏采访的活佛、原藏军司令、商贩、农奴和说唱格萨尔艺人的“口述历史”，金志国则早出晚归，忙碌着西藏和平解放 40 周年大庆的杂务。好几个夜晚，我写累了、静静地守着等候他归来，一面翻阅他已发表的四、五十万字的文稿，从《永恒的山》、《空旷》、《两个位置》到《黑香獐》，我读的很惊叹，也真正理解了他在西藏新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我还发现，如同《梦，遗落在草原上》一样，它们无论是对这雪域高原的文明、道德、宗教、抑或是人本身的探索，都渗透出一种对净土的寻找；而这种灵魂于净土之中的游踪，也给生活中的金志国注入了对净界的一种虔诚和执着。

白天里，我经常替金志国接一些电话、或来访。兴许他是拉萨文学圈子里少有的正式“官员”，朋友

求助也多：要参观布达拉宫、游览罗布林卡啦，甚至夫妇斗角、朋友打架。我每每转述这些要求时，他总会匆匆赶去。金志国对朋友真诚无欺，并不乏见义勇为、仗义疏财的行为。有时夜半回来，他累得连说话力气也没有了，倒头就睡，只是在他酣睡中，我看见他嘴角边会浮起一丝安然的、带点稚气的笑容。无怪乎有人说，金志国本身就是一片净土。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金志国的神情常是郁郁的。他生性腴腆、内向，极易受伤，现实加给他的问题又颇多：婚姻解体，儿子仍寄养在数千里之外的黄海之滨，而在汉中的父母已日益年迈。同时以他在艺术中追求的理想，放置在嘈杂纷纭、强差人意的现实中总显得难以和谐。“高原的土地，跟明净和湛蓝最近，离躁动和污染最远。”他曾在他的诗歌宣言中咏叹道。但现实生活中的茫然又迫使他时时想调整自己，象是一个天生蒙上羁旅色彩的旅人、而不是有明确目标的旅行者，他的前方永远没有一个目的地在等着他，甚至连一个能停留片刻的小站也没有，偏偏内心极想极想找到它。

这便形成了金志国的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不仅仅纯属他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真心实意地要调整自己，而调整往往又被自己难违的自尊心和对净界的仰慕所阻、中辍了。譬如说，在他生活中不乏有姑娘衷情于他，但他总显得心不在焉。然而到夜晚，我俩对角而坐相谈时，他的眸子只为谈到前几年牺牲在西藏的女作家、曾是他最亲密的朋友龚巧明才倏

地发亮。龚巧明永远使他难忘。

相守半个月，我很快就要走了。临行前夕，彻夜未眠。象往常一样先在黑白棋称上较量一番，又开始了我们之间时断时续的倾谈。我已不很清晰那时他都说了些什么话，只记得最后他摸出一张照片来给我看，说是他为自己阴间修的房子，凡是到桑耶寺朝圣的人，都要在那里修一所房子。照片上夕阳斜挂，他的小房子盖在一片略有绿意的荆棘丛里，颇有几分味道。“我的邻居是一位女舞蹈教师，”他仍带点稚气地笑了笑，但笑容里不无惨淡，“为了将来到阴间不致摸错门，我特意将它拍摄下来……”

那一夜，雪域之城难得的没有刮风，窗外是黑黝黝的群山，天上的半月象冰片一样，将溶未溶地浸在薄雾中。晨曦未明时他送我出门，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自己有多么眷恋！我知道，在这世界屋脊上，本来从此他又要开始唯有“探长”常年相伴的生活，但前几天，金志国伤心地逢人便讲：“探长”又丢了。无论是继续寻找那一片净土，还是不断调整自己，他总是孤寂、而郁郁的。

人总是在路上，在途中。旅人从出发地出发，走来走去又总是走向出发地。倘若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他便是在追赶着太阳。太阳是永远追不上的，他也被迫永远不能停下，但他生命的版图终将会连成一片，通体光明。

金志国，我为你祈祷。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日

目 录

人在旅途 ——金志国印象

陈可雄

永恒的山 (1)

环形路 (16)

水绿色衣袖 (27)

放生羊 (38)

念青唐古拉神 (48)

小说二题 (58)

期待

空旷

海韵 (66)

两个位置 (78)

记忆 (82)

独屋 (86)

黑香獐 (96)

雨路同归 (137)

路 (149)

暖风吹起的尘幔中 (157)

帕珠 (165)

梦,遗落在草原上 (175)

回马人 (190)

瓷砖 (203)

琼玛 (209)

冬青树 (212)

寒国志金

(15) 北地志金

(16) 北地志金

(17) 北地志金

(18) 北地志金

(19) 北地志金

(20) 北地志金

北地志金

北地志金

(21) 北地志金

(22) 北地志金

(23) 北地志金

(24) 北地志金

(25) 北地志金

(26) 北地志金

(27) 北地志金

永恒的山

土灶里的火慢慢熄灭了。靠灶门睡下的牧羊人那张被火光映成桔红色的圆脸，隐进了令人难以捉摸的黑暗中。帐篷里弥漫着香甜的奶味，因为寂静，这种香甜的气味让人感到越发浓郁。

“听见了吗？有一种声音……”

穷达从睡下，已经第三次这么问了。他和穷达头挨头挤在一床藏毯下，半天没答腔，仿佛睡着了。忽然，他用毫无睡意的腔调一字一句地说：

“我什么也没听见。你真怪。”

“我？我想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沉默。

起风了。山风的脚步使树木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帐篷外面，从一伙席地围篝火躺下的朝圣者中间，传来了喃喃的诵经声。

“外面很冷，他们受得了？”他更紧地贴着穷达。

“他们不在乎这个……你这人心倒不坏。”

“明早和他们一起上山吗？”

“当然。这样有好处。睡吧……你在看什么？”

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帐篷，上面有个破洞，刚好可以看见一颗很亮的星星。

二

他们起来晚了。帐篷外面，阳光照耀着朝圣者们留下的一堆灰烬。四周全是明暗交错的山，人仿佛被埋进了山的海洋，山顶亮的部分，犹如涌起的浪峰。

他们喝过牧羊人为他们暖在灶上的酥油茶，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当穷达把仿鹿皮猎装往身上套时，他的眼光落在穷达的胸前——一条红丝线挂着一个翡翠色绒布小包在颈下晃动。

“里面是什么”

“情人的祝福。”

“分别几年了？”

“五年，不，六年。”

“你只上了四年大学。”

“是，还在拉萨上了两年中学。”

“你那时谈情说爱？大概小了点。”

“她也小，不过会唱情歌了。”

“是在跳舞的时候？”

“跳舞的时候她可不敢，别人会笑的。”

“那她偷偷对你唱。”

“是这样。她每天要背水，小河就在我家房前。”

“有意思。不过她干吗送你个这玩艺，而不送……”

“这样说话我要生气的。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被一些人气得肚子疼，他们老问些稀奇古怪的话。”

“有些事本来就稀奇古怪。”

“那是不懂……我看你也稀奇古怪。走吧，稀奇古怪的人。”

走了几步，穷达象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下，从横在背上的旅行包里抽出一件衣服，掀开帐篷帘子放了进去。

“让好客的牧羊人知道我们的心意。”

依稀可辨的山路上横满了干枯的树枝，脚下不时响起爽脆的断裂声。一边是缓缓延伸下来的乔木林，一边是隐伏在光亮巨石间的清冽溪水。水流很细，无声无息。当他们走出一身大汗的时候，看见了在前面蹒跚移动的朝圣者。

“他们走得不快。你能看清他们有多少人吗？”穷达站住脚，正了正背上的包问。

“五……六……八个。”他眯缝着眼，一手叉腰数着。

“九个。有五个女人，最前面是个女的。”

“你的眼睛真好，穷达。不过没必要那么仔细。”

“闭上你的嘴，快走吧。”

“歇会儿，我有点走不动了。”

“你走不动？”穷达略感惊奇地看了看他。他脸上现出红晕，汗湿的皮肤被烈日烤得皱皱巴巴。

“好吧，算我倒霉，把你的包给我。”

“用不着。怎么这样寂静，象洪荒时代。”

“你没听见，有一种声音？”

他这时才发现，穷达讲这话的时候眼里有种奇异的光彩。

“没听见，我想听音乐。”

“我也想。在上海，有次我听德彪西的交响素描《大海》……”

“《大海》，我很喜欢。”

“为什么？”

“音乐的色彩、透明度和大海一样变幻无常，它诱使你设计海的形状。”

“你怎么设计的？”

“一片铺天盖地的血水，风犹如征服者的挽歌……”

“可怕。我可没这么想。我只觉得痒。”

“什么？”

“演奏正在进行时，我忽然感到喉咙发痒，想咳嗽，只好拚命忍住。演奏完毕，人们爆发一阵掌声，我爆发的是一阵咳嗽。”

“够幽默的，你这头……”

“小心我敲掉你的牙齿。把你的鞋带系好，你瞧，他们又走出好远了。”

树木渐渐稀少，眼前是爬地松。山道上尽是风化

的砂石，除了前面朝圣者们踩翻的石头底部显出一点黑色的潮迹外，难以看出人迹。无所谓路，前人踩出的便道而已。除了蓝空中的那颗太阳，前后左右全是雄浑而又苍凉的山包，整个世界变得一览无余。远处的朝圣者中不时有人回过头来，望望身后这两个显然和他们不同的人。

“穷达，你好象说过，翻过山就到你家。”

“就是，家里有我母亲……”

“还有你的小情人。”

“现在大了。她会远远地看着我，不走近。”

“这我理解。那他们呢？”

“谁？”

“前面的人，谁在等他们？”

“天堂。”

“笑话。”

“笑话？你不懂。”穷达沉吟一下，“那什么在等你呢。”

“……山。”

“你可真会说话。”

“我们应该赶上他们。我看清了，走在他们最前面的是个女人。”

“要赶上还得出身汗，别看不远。”

他们自以为加快了速度，其实还是一步一挪，由于心急意切，反而显慢了。朝圣者们象知道了他们的心情似的，停下来坐在路边。有几个女人走开去弄柴，一个男人搬了几块石头支起一个灶。

他俩喘息着来到这群人面前，大家默默地互相
对视。

烧茶的男人咧开嘴笑了，对着他们说了句什么。

穷达走过去，解下背上的包，席地坐在男人旁
边，从包里摸出几块干粮放在男人面前，然后把手伸
进那男人的襟巴口袋，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汉人。”

“什么意思？”

“他说现在看到的汉人都坐汽车。这条路从五九
年以后就再没有汉人走过了。”

“他怎么知道？”

“你问他吧。”

穷达和那男人交谈起来。

他坐在一块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石头上，眼睛望
着淡蓝的炊烟，等着汉阳锅里的水开。

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走到他面前，一双明亮的
眼睛仿佛蒙上了什么，对他摊开手。

他疑惑地把眼转向穷达。

“她请你把食物拿出来。”

“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

“不想吃也得拿出来。”穷达的声音在他听起来
显得过份安详。

烧茶的男人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一
样，专心致志地往锅里放茶叶，其他人漠然地干着自
己的事。一个女人一边奶孩子，一边伸着脖子找什么
似地看着前面的路，几个女人互相用手扒着头发，年